

澳華新文苑

第1244期(B)

當藍花楹遇見曇花

緊鄰我家樓下，有兩棵樹花，一棵是藍花楹，還有一棵也是藍花楹。二棵藍花楹高大傲立。每至春夏之交，那片縹緲的藍，如夢似幻，總令人心醉神迷。而我家陽臺上，有幾盆曇花靜守，與高大的藍花楹相比它們顯得十分渺小。也在此季某個無聲的暗夜中，悄然綻放，剎那間，芬芳四溢，瀰漫四周，令人沉醉，久久不願離去。

一日，我心生奇想：若藍花楹與曇花，於此時驚豔相逢，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是一場跨越時光的綻放之約，還是如關公戰秦瓊般荒誕不羈？

據推測，曇花在自然界的出現或許更早，其傳奇故事，亦更添幾分動人與浪漫。

“曇花一現只為韋陀”，此典故源於佛教傳說。花神與凡人韋陀相戀，觸犯天條，被貶為曇花。自此，她只能在每年韋陀下山之際，短暫綻放，以寄千年等待與無盡遺憾。這，便是“曇花一現”背後淒美的故事。

在自然的花園裡，藍花楹與曇花，恰似兩顆風格迥異的星辰，各自閃耀著獨特的光芒。當它們以奇妙的方式“相遇”，便開啟了一場

關於時光與綻放的深刻對話。它們無需爭鋒，只需以各自的姿態與色彩，共同繪就大自然的絢麗畫卷。

藍花楹，以其繁茂之姿、夢幻之色，成為城市街道旁一道亮麗的風景。花期至，如雲似霧的紫色花朵，掛滿枝頭，持續數周之久。它似歲月的忠實守望者，以持久而穩定的綻放，訴說著對時光的從容與堅守。在漫長的花期裡，它見證著城市的日升月落、人來人往，其美溫和而持久，給人以安寧與慰藉。

而曇花，則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暫卻耀眼，自帶幾分禪意。我曾以為它僅為中國特有，在澳洲應屬珍稀。然經觀察，方知在澳它亦十分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既可盆栽，亦可室外種植，花莖有時高達數米，散開的莖葉直徑也有數米。在古時中國，人們觀賞曇花，頗具儀式感。需淨身更衣，圍坐曇花旁，品茗低語，靜待其綻放。在靜謐的夜晚，它悄然盛開，花瓣如雪般潔白，幾縷嫩黃精緻的花蕊，散發著清幽的香氣。然而，這絕美的瞬間，轉瞬即逝，僅數小時後，便凋零敗落。曇花之美，是剎那的驚豔，是對生命極致的詮釋。它告訴我們，即便時光短暫，亦要全力

以赴，綻放最耀眼的光芒。

藍花楹以大片藍紫色濃墨重彩似海浪般層層疊疊在陽光下隨風起伏搖曳，而曇花晶瑩剔透、潔白無瑕怕被陽光灼傷，選擇夜晚綻放，香氣襲人。它們的邂逅如大海中點綴的白帆、藍色天空中飄蕩的朵朵白雲。也猶如江湖上的藍衣武士偶遇一位白衣女神，“一樹藍花風帶雨，難壓嬌嫩白曇花”。

當藍花楹遇見曇花，我們見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態度。藍花楹教會我們珍惜時光，於漫長歲月中穩步前行；曇花則提醒我們，生命雖短，但只要抓住那稍縱即逝的機遇，亦能綻放出最耀眼的光彩。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種生命都有其獨特之處。藍花楹的藍，豔麗奪目；曇花的白，潔白無瑕，且花香四溢。它們皆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禮物，每一次的遇見都是最美麗的意外。每一朵花、每一個人、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是獨一無二存在於世。人生的每一道精彩風景，都值得我們用心珍藏。

春日暖陽下，滿樹藍花楹隨風輕曳，吾心蕩漾。夜深人靜，月光皎潔，靜候曇花一現，恍若仙子臨凡，這般邂逅，實乃美好。

張帆

我

“胡先生，你怎麼屢次回避談及你的家族歷史？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問多了，我也想找個機會做一下解釋。

我的曾祖父胡壽林是江西南昌新建縣人，因參加了“太平天國”軍隊，是石達開的部下，在一次戰鬥失敗後就跟著賣麻布的江西商人流落到福州。因他會唱京戲，所以就組織一個江西人的京劇祥升班，在福州城區民間舞臺上演，從而成為福州演京劇的第一個戲班。居住在福州城邊街賣雞弄六號。後來這座祖屋被賣，胡也頻提千元大洋，去上海與沈從文合辦“紅黑出版社”，不久便全虧本了。現在這座樓變成“胡也頻故居”供人參觀。

根據中國民政部的規定，烈士家屬有優待，僅限於父母、子女直系親屬。兄弟也只能在榮譽上獲得榮耀，沒有實質上的優待。

在1931年犧牲的胡也頻，他有父母和兒子。聞訊後他的母親就上吊自盡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地政府給他父親的優待是發了烈士證，並一次性發給一千多斤大米，以後每個月還發給他個人的生活費用。他的兄弟是自己找生路，侄兒之輩更是靠自己了，與一般的同輩沒有任何區別，更不用說有什麼優待。

我自小讀書，升學靠自己的學習成績。我讀小學的時候，寒暑假都跟著母親去勞動，挑土，有一次我累得要命，母親對我說：“你要好好讀書，不然長大了只能挑土打工，勞苦一生的。”這句話促成了我一生的轉折，我認真讀書，小學畢業後考上了當時福建省最好的中學“福州一中”，後來因我愛打乒乓球，有一次考試，我看了試卷估計有七十多分了，就沖出考場去打乒乓球了，結果考高中時被踢出了省重點校福州一中，

只進了市重點中學福州二中學。

由小學至大學都是這樣的，1961年大學畢業分配工作，我是像大家一樣服從分配，沒有提出什麼要求。後來才知道，大學畢業分配城市的也有人找關係，走後門的。

至於寫文章投稿，我原先在《福建日報》《福州晚報》及福州市文聯的刊物上發表評論，詩歌等。後來他們知道原來我是胡也頻的侄兒，才約我撰寫胡也頻的生平事蹟，家世以及故事等的文章。

1957年，我在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的時候，就開始研究胡也頻，圖書館裡所有胡也頻的著作我都借來精讀，讀透了存館的十一本胡也頻短篇小說集（胡氏總共有十四本）。後來北京及福建省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胡也頻選集》、《胡也頻讀本》等我也都通讀了。

一個人的創作和發表文章是個人的事，文章能否發表是依據文章的品質，而不是靠什麼人是親戚，是什麼關係的。在發表文章，在工作上謀取職位也都是依據自己的實力和工作的需要，這根本與胡也頻沒有一點點關係。儘管如此，但我依然在胡也頻的問題上栽倒了。

那是1983年，在大陸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我在學校裡突然被公佈為“蘇修特務”，“裡通外國分子”，“現行反革命”等。一個字有一米大小的橫幅標語，貼上長長的批判欄。當時軍宣隊長，在學生批判大會上宣佈我被“隔離審查”單獨扣押，自行檢查交待。緊接著，抄了我的家，什麼都檢查過。這給我沉重的打擊，我無法承受，想過自殺，但我想當時我的女兒剛出生，我自殺了，每月就沒有了五十多元的工資，她怎麼能活呢？（未完）

胡少璋

我的悉尼文學緣

（接上期）十天的澳旅行程倏然而逝，我回到了香港，2019年年末的香港。香港日後的happenings,世界有目共睹。香港她憔悴了，她虛脫了，她病倒了，她變得幾乎奄奄一息了。我記得有位YouTuber 曾說過的那句話：請別再談論2019年的香港如何，如何，又如何了，十年之後再回頭，說不定2019年或者還是這十年之中這座世界金融中心最好的年份呢——但願他的話不會成真！然而我，作為一個作家敏感的心靈卻被這環境的變化嚴重地傷害到了。

不過，武漢宣佈封城的三天之後，我卻毅然自滬返港。五年半了，沒再有想踏回那片土地一步的衝動。意料不到的是，另類奇跡卻又發生在了我的身上。我的那近四百萬字的簡體創作文版，在香港得到了一家名叫“人文出版社”的青睞，以《吳正文集》，進而更會以《吳正文全集》的形式出版和準備出版了。而這，正是我與悉尼文壇三度握上了手的契機。

在我的要求下，這一套十本書，每回面世，均由出版方陸續運去了澳洲，至於收貨人，我仍選擇了我的好友、文友兼老友，何與懷先生。

話言至此，順便再說多幾句有關這套《吳正文集》在繁體華語市場面世後的情勢。我要說的那句話是：較之前四十年來的大陸簡體版而言，真可謂有點兒“四兩撥千斤”的意味了。除了海外華語圖書市反應熱烈外，

北京的現代文學館，臺灣的國立、中正圖書館，香港的中央圖書館和澳門的中央圖書館都收藏了這套印刷精美的《吳正文集》。更甚之，全球近五十家Evergreen 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也紛紛將之收藏。正如多位文評家所言者，此套圖書圓潤地嫁接上了民國時期出版物的血脈（豎排繁體），而其內容和文風則跨度於白語，文言和雙語種之間，教人油然憶起了林語堂、張愛玲、徐志摩以及徐籟等大家的臨摹像來——而這，可能就是一眾懷舊情結深重的捧場客之所以願來捧場的緣由。因為說到底，這類書原不是為那些混頂博士帽來戴的小學生們所設計所打造的。

但最終——就是在我寫此篇“序言”之時——我還是沒能拗過我那若干位cousins的強烈要求，要求我無論如何也都得回滬一次，與都已八九十歲高齡親人們晤面。他們說，連你，我們弟兄姐妹中最小的那一個也都是個七十七歲的老人了。要知道，七十多年前，當你還是個流鼻涕的小屁孩，老跟在我們身後，懇求我們帶你一起玩時，我們還都不鳥你咧——如今卻變得如此高冷起來了？他們之說讓我變得無話可說。他們又說，就這麼一世人生，此生錯過了，下回見面，還不知要等到啥時呢——十小劫，一大劫——有誰知道？我認爲他們說得合理，合世理，也合佛理。於是，我便妥協了。妥協而住進了“新錦江”酒店三十樓的某一客房中來。那日黃昏，我獨自

站在酒店落地大玻璃窗前，俯瞰著被夕輝鍍金的淮海路：如今的高樓林立之間，夾雜著紅瓦尖頂的老洋房和法式梧桐的濃密的綠冠，感覺熟悉而又陌生，親切而又遙遠。我的眼眶濕潤了，濕潤是因為我記起了明朝楊慎那兩句古詞：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而澳洲的第三次“吳正文作品研討會”的籌備工作仍在進行中，將會在12月召開。還有香港，香港的政經形勢仍在低谷徘徊，還不知道幾時才能走出困境。所有這些並不因為我的回故土一次的決定，和在“新錦江”三十層樓眺望時眼眶濕潤而有所改變。

我又記起了49年的胡適、50年的張愛玲，還有1962初夏的我的父親，幸運地擠進了那最後一班離境的綠皮火車。In twilight, taking a small luggage, he stepped down the train, started to walk. He walked across the iron bridge, entered the territories of another world of freedom. Otherwise, 我們全家——包括當年只十四歲如今卻被人稱作為“香港著名作家、詩人”的吳正先生——在內的所有人的命運都將被重寫。這就解釋了我為什麼會在武漢封城的第三天就毫不猶豫地離滬返港的原因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父親老喜歡在他暮年的歲月裡重複著這一句話。重複而又重複，重複到了我差一點沒把它鐫刻進他的墓碑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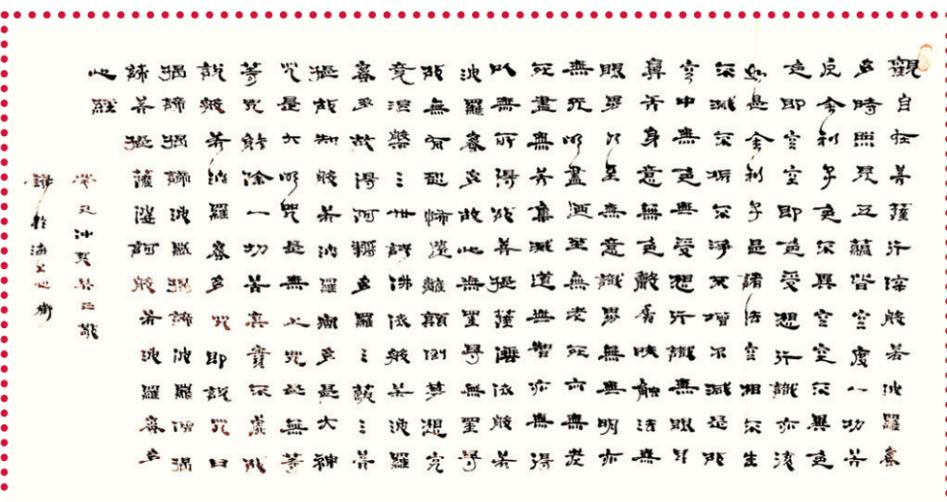
還有兩個月，我的悉尼文緣的第三個會合必將會順

利結業。我對自己說，珍惜這套文集吧——至少在我來這塵世間走這一遭的旅程中——珍惜這套文集！我明白它的價值：藝術的、人文的、史料的，以及文體之融合與轉型的。不信？不信就看五十一百年後的世界和中國的文學史將如何記載，如何書寫。敬請諸位原諒，亦勿嘲笑我這小小的願望和太大的誇口。因為，最清楚，也最瞭解個中乾坤的莫過於作品的母親，即作家本人了。

讓這朵文學之花在悉尼，這座與我有著一種特殊而又隱晦文緣的城市率先開放吧！也讓我藉此機會向所有熱心的讀者與非凡的澳洲文壇、藝壇的同行們，筆友們獻上我最真誠的感恩！

（2025/10/5於上海新錦江Hotel 3010房內。本文為《吳正文生命軌跡探討》前言。）

吳正



吳正先生大幅書法作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